

中國史研究叢書

# 秦漢史

翦伯贊 著



# 秦漢史

翦伯贊 著

雲龍出版社

中國史研究叢書 ⑪

---

## 秦漢史

---

作 者 / 翦伯贊

發行人 / 謝俊龍

特約編輯 / 陳聖元

出 版 / 雲龍出版社

106 臺北市溫州街 75 號 3 樓之 4

Tel : (02)2364-0872 Fax : (02)2364-0873

郵撥帳號：16039160 知書房出版社

登 記 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四六九三 號

總 經 銷 / 飛鴻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31 臺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501-9 號 2 樓

Tel : (02)8218-6688 Fax : (02) 8218-6458 · 8218-6459

出版日期 / 2003 年 4 月 第一版第一刷

定 價 / 550 元

網 站 / <http://www.clio.com.tw>

E-mail / [reader@clio.com.tw](mailto:reader@clio.com.tw)

※版權為知書房出版社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缺頁、製幀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1999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ISBN 986-7938-16-X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秦漢史 / 翦伯贊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雲龍, 2003 [民 92]  
面 ; 公分. -- (中國史研究叢書 ; 11)

ISBN 986-7938-16-X (平裝)

1. 中國 — 歷史 — 秦 (公元前 221—207)
2. 中國 — 歷史 — 漢 (公元前 202—公元 220)

621.9

91021538

## 編輯室報告

本書為翦伯贊先生重要的學術專著，原題《中國史綱》第一、二卷。

那時，當全國正集中力量對抗日本的侵略戰爭之時，在防線之後，知識分子手中並沒有閒著，他們散居於各處鄉間，雖然物資貧乏，卻也不改其樂，正得以整理思緒，發憤為文。所以那段艱苦的日子，產生了不少長篇鉅秩，而且都頗具代表性，甚至為奠基之作。翦先生此書正在這種情勢下，不畏艱難而成。

《中國史綱》是跨學科的一個範例，廣泛運用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經濟學、考古學的成果，闡釋清理了中國的古史。之前，中國尚無如此全面的造史運動，也只在那個年代，才能產生這樣的使命。可以說是遺憾，以一人之力，礙於時間精力，原定位於大型通史，在八卷中只成書兩卷，從上古至秦漢而終。雖是這樣，也已頗為可觀。敵人從入侵的土地撤退了，剎時知識分子有了更重要的使命，紛紛回到了工作崗位，為殘破的大地復原盡心盡命。

先生在繁複的工作之餘，原也嘗試第三卷的寫作，終不成書。並在其指導下，開始從頭修訂

一二卷，完成了部分。又接受了重要的任務，主編大學文科教材《中國史綱要》，在其生前死後陸續出版。《中國史綱要》或可說是《中國史綱》通史的修訂改編濃縮本，篇幅大為裁減，至今仍被普遍採用。

先生在其餘生，長期執教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作育英才，至系主任和副校長。翦老並以其北大精神，針對史觀理念和分歧，長期與中央地方進行筆陣，受到不小的打擊。那一天，先生夫妻衣著整齊，共同遠離俗事，或許是累了吧……燕東園二十八號，住了十九年。

基於時代環境因素，整理本書的原則，以全面核對資料為主，理論、觀點和文風一律不動，以保持原書的面貌。其他技術方面的問題有所加工。修訂由北京大學歷史系學者對內容和文字做了整理校訂，張傳璽先生主其事，並得到鄧廣銘和周一良兩位學者的指導。

## 校定本序

本書是翦伯贊先生在抗日戰爭時期撰寫的，原題《中國史綱》第二卷《秦漢史》，一九四六年七月、一九四七年六月，先後由重慶大呼出版公司和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我們這次整理校訂，決定以原本的副題《秦漢史》為校定本的書名。

本書是繼第一卷完成之後開始寫作的，時間約在一九四三年春。至次年夏天，基本完成。在本書出版之前，中國的史學界還沒有一本「秦漢史」專著。重慶大道出版社於一九四五年出版的馬元材著《秦史綱要》，只是「秦史」，而且只此一本。所以翦老在〈序〉中說：「秦漢的歷史直至今日，我們還沒有看到一部完整的科學的專著；有之，只是以一個章目列於諸家通史之中。」

翦老的這本書問世，使中國的史學界有了第一部「秦漢史」專著，而且部頭較大，有四十六萬字。這部專著有如下三個重要特點：

### 一、觀點鮮明

翦老寫這本書和寫第一卷一樣，對當時的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等各個方面，都進行深入細緻的剖析；對這些方面的相互關係以及這段歷史在整個中國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進行了認真的考察。對於在這段歷史中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所出現的主要人物，都一一有所評價。不僅如此，翦老還很重視我國各少數民族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在本書中用了三個專節講述各有關民族的歷史和社會，內容詳實，觀點基本正確。這對史學界來說，一反長期處於統治地位的大漢族主義歷史觀，為以民族平等的態度撰述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樹立了榜樣。

## 二、資料豐富

舊的史學家對於秦漢史的研究，多於前四史之外，感到再無文獻可證。因之有資料不足之苦。研究或撰述的方法，主要是編排、連綴從前四史中摘抄出的資料，再加以個人的標題或說明。這樣的著作內容貧乏，資料單薄，千篇一律。翦老在這部書中，不僅充分利用了前四史，還利用了《漢紀》、《後漢紀》、《東觀漢記》、《七家後漢書》等史部書籍。此外，對經、子、集各部的有用文獻，也最大限度地收集並加以利用。不僅如此，所用考古資料也很多。如漢簡、石刻畫像、碑刻、封泥、遺址和墓葬的發掘報告等等，都在使用之列。把考古資料從舊的金石學的狹小天地中解放出來，用以說明社會歷史問題，翦老是開創者之一。這本書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正是他將文獻和考古資料互相參證，互相發明，把秦漢史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 三、文章生動

翦老認為：歷史是生動活潑、豐富多彩的。歷史著作就不應「周誥殷盤，佶屈聱牙」（韓愈



（進學解）」。則應在不影響科學性的原則下，盡量生動一些。這本書就寫得很生動。他在分析一些歷史原理、講述一些制度條令時，都由於文筆生動而引人入勝。使本書生動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在書中插入了二十幅地圖和五十幅繪畫。繪畫中的大部分，是臨摹於漢畫像石，時代的、生活的氣息極濃。文圖並茂，進一步加強了文章的說服力，使本書生色不少。這種做法在當時的史學著作中，亦不多見。

四九年以後，翦老已年逾半百，身體很弱，工作卻日益加重。他當年撰寫通史的宏願已不易實現了。他想首先集中一點時間和精力將本書整理出版。一九五九年秋冬，我按照他的指示，對本書進行了一次全面檢查，並做了初步校訂。此後，他改寫並完成了第一編（秦）的第一章共三節。一九六一年春，他因擔任了全國高等學校歷史教材編審組組長，並主編通用教材《中國史綱要》一書，本書的改寫工作又告中輟。

不少學者認為，近三十年來，有關秦漢的考古資料固然發現極多，秦漢史的研究亦有很大的進展；但翦老的《秦漢史》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惟當年印數不多，或遭損毀，今天已查找不易，因此建議重新出版。

整理本書的原則同於整理第一卷，以全面核對資料為主，理論、觀點和文風一律不動，以保持原書的面貌。其他技術方面的問題有所加工。主要有增補引文的出處，改繪地圖，合二十幅為十五幅，於某些古地名下註以今地名等。

整理本書的主要參加者有張傳璽、鄧經元、叶慶雨、何瑞田、楊濟安等。馬洪藻、冷鵬飛、

岳慶平等參加了部分繪圖、校對等工作。

在整理過程中，得到鄧廣銘和周一良兩位先生的指導。

張傳璽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午夜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修改

# 序

—

本書所論述的範圍，是秦漢的歷史。

秦漢的歷史直至今日，我們還沒有看到一部完整的科學的專著；有之，只是以一個章目列於諸家通史之中。

一般地說來，中國歷史之科學研究，其自上而下者，大抵皆停止在殷周階段；其由下而上者，則又皆停止於鴉片戰爭。自殷周而後，迄於鴉片戰爭，這兩千餘年的歷史，雖已曾有若干學者嘗作初步之科學的探討，但歷史的具體演進，則尙有待於詳細的研究。因此，當我們的研究進到秦漢時代，就要走進中國歷史學上的荒原了。

雖然，研究秦漢的歷史已不似研究秦以前的古史，令人感到文獻之不足，或竟無文獻之可徵。秦漢的歷史，特別是兩漢的歷史，已經留下了不少有系統的記錄。其中最有名的巨著，是天

才的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其次，是班固的《漢書》，范曄的《後漢書》，荀悅的《漢紀》。此外尚有清人姚之駟、汪文臺等所輯謝承、薛瑩、張璠、華嶠、謝沈、袁山松、司馬彪及失名氏等所著諸家的《後漢書》。這些古典史籍和後來的輯逸，若把他們當作歷史，雖班馬亦不敢輕許；但當作史料，則上列諸書都是研究秦漢史的最好資料。

《史記》、《漢書》、《後漢書》，自唐以來，即列爲正史。歷來研究漢史的學者，都用這幾部書作根據。迄於清代，對於這幾部書之註釋、疏證、探源、索隱、正義、考異、辯惑、志疑、糾繆、刊誤之作，已汗牛充棟。我們不能說這一類後起的著作對於秦漢史的究明沒有或多或少的貢獻；至少對史料之訂正，有其一面的勞績。但是這樣尋章摘句的研究，決不能使秦漢的歷史顯出光明；甚且因爲這類著作之支離煩瑣、陳說紛紜，反而淆混了原著中之秦漢史的本來面貌。

## 二

秦漢史之得以從繁複的史料中理出一個眉目來，這是近年來科學研究的成果。但迄至現在，科學所達到的範圍，只是對文獻上的史料之批判與分類；而這對於秦漢史的究明，還是非常遙遠。但這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從文獻的史料中去鉤稽秦漢的歷史；只是說，如果有了新的考古學上的發現，我們便應該盡可能地運用考古學上所提供的新史料，去訂正文獻上的史料之僞誤，補充文獻上的史料之缺失。接收考古學的成果，使考古學與歷史學結合爲一，這是歷史科學的任

務。

近三四十年，由於中西考古學者的努力，兩漢的遺址和遺物，在中國西北新疆、甘肅一帶，大有發現。特別是斯坦因氏的發現，最為重要。斯氏在新疆前後考古三次，曾著《和闐埋沒的古址》、《古和闐》、《沙漠契丹廢墟》、《近印度》、《亞洲腹部考古記》及《西域考古記》等書，報告其發現。他在于闐附近的尼雅，曾發現漢代精絕的廢墟；在羅布泊的沙漠中，曾發現樓蘭的古城（王國維氏謂此古城非樓蘭）和許多漢代的古壘；在敦煌西北，曾發現漢代極西的古長城遺址。這些新的發現，使兩漢的歷史，顯出了不少的光明。

例如從古長城的發現，即指明漢代的長城並不終止於酒泉，而是伸延到今日敦煌的西北，因而法顯《佛國記》中所謂：「敦煌有塞」；《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中所謂：「玄盛乃修敦煌舊塞」的記載，由此得到新證。又如從羅布泊沙漠中成列的古壘之發現，即指明漢代自敦煌以西，直達樓蘭，沿途都築有堡壘，以防止匈奴人的侵襲，因而《漢書·西域傳》所謂：「自敦煌至鹽澤，往往起亭」的記載，又得到新證。又如據斯氏的報告，敦煌西北的古長城，不是用磚石砌建，而是用葦桿夾泥土砌築起來的，因而《後漢書·班超傳》中所謂：「焉耆有葦橋之險」的「葦橋」，才知道他正確的解釋。又如從新疆、甘肅一帶的遺址中，有用古率利文、佉盧文、印度文字寫的書簡之發現，即指明當時塔里木盆地及南山北麓的國際大道上，已有不少「深目多髯」的中亞商人往來貿易，而《史記·大宛列傳》所謂武帝「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的記載，又獲得了印證。以上的發現，對文獻上的史料，都是有力的補充。

此外如從羅布泊沙漠中之漢代古錢及其他遺物的發現，竟使西漢時代通達西域的古道由此再現；並且把當時東西商人所販賣的商品再呈現於我們的眼前。如從樓蘭及于闐附近的漢代住宅遺址之發現，又使我們知道漢代在西域的官署之建築的式樣，大抵都有一間華美的大客廳，此外有廂房、廄欄、冰窖、監獄和營房，還有幽雅的花園。從那些至今還倒臥或直立在沙漠中之成列的白楊、紅柳和各種果樹的死幹，還可以想見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綠蔭如夢的蔭道。從那些死去了的葡萄藤，又可以想見當他們垂著累累紫實的時候，漢代諸帝還健在人間。在這裏留下來的家具雖然局部腐朽，仍然可以看出富麗的雕刻；留下來的文書雖然大半破壞，仍然可以看出出記錄的事件；留下來的爐灶雖然久絕煙火，仍然可以看出出原來的式樣。這一切的陳跡幾乎把漢代官吏在西域的生活再現出來；而這在文獻的歷史中，是夢想不到的。雖然這些發現只是當時的邊疆文化，但這些邊疆文化，正是當時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 三

除遺址與遺物外，第二個大發現，便是在敦煌和居延所發現的漢簡。敦煌漢簡自斯坦因氏發現以後，經沙畹博士考證，印於沙畹所著《流沙中發見的漢文書》一書中。以後王國維氏又擇其精華輯為《流沙墜簡》一書（拓片一卷，考釋三卷，補遺及附錄一卷）。《居延漢簡》自貝格曼發現以後，久經祕藏，最近勞榘氏輯為《居延漢簡考釋》一書（釋文四卷，考證二卷）。《居延漢簡》較《敦煌漢簡》發現為遲，但其數量則較敦煌所發現者多出數倍。敦煌與居延兩地所發現的漢簡內

容大抵相同，皆係漢代西北邊防軍留下來的文書、簿籍、信札及經籍之類的東西；因而其所記載，大都皆係屯戍、烽燧、戍役、廩給、器物及邊塞雜事之類。這些記載大半都是文獻的歷史中記而不詳，或根本沒有的，所以是一種嶄新的史料。

漢代的烽燧制度，從《漢書》和《後漢書》的記載中，是無法考證的。自漢簡發現後，遂可得而詳知其具體的組織和內容。從漢簡的記錄中，我們知道在兩漢時代，自河西四郡，西至鹽澤，皆有烽燧的設備。五里一燧，十里一敦，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此等烽燧，分隸於四郡太守。太守之下，有都尉、候官、鄣尉、候長、燧長，以下則為戍卒。舉烽的方法，晝夜不同。白晝放煙，夜晚放火。又視敵人數目之多少而有各種不同的暗號，《居延漢簡》有一簡曰：「五百人以上能舉二烽。」同時，漢簡中並記載著若干烽燧的名字。晚近王國維氏把這些烽燧的名字配合考古學上的發現，加以互證，於是敦煌西北沙漠中之漢代的廢壘已驟可得而呼其名（《流沙墜簡》釋文及後序）。假使他日居延一帶的漢代廢壘亦能有所發現，則今日《居延漢簡》中之烽燧的名字也就可以考定他們的地位了。

此外，從漢簡中我們還知道許多新的史實。如在戍卒的名冊中，對於每一戍卒出生的郡、縣、里，都有詳細的登記，因知漢代戶籍法的嚴密。在器物的簿籍中，常見的兵器是弓矢，並常有領取銅矢的記錄，因知當時駐防邊塞的軍隊多為騎射部隊，而且還在使用銅矢。在流水賬簿中，常見有購買牛羊雞豚薑酒肝肺舌等食物的日用賬，又知當時邊防軍軍官的生活甚為優裕。而且從《居延漢簡》中「肉百斤值七百」的記載，又知當時的肉價，每斤只值七個銅錢。此外，如

漢簡中常有「以郵行」、「以次傳行」及醫方的記錄，又知當時邊防軍中有軍郵和軍醫的設備。凡此，都是在文獻的歷史中看不見影子的。

#### 四

除實物和簡牘外，漢代的石刻畫像也提供了不少新的史料。漢代的石刻畫像，如武氏祠、孝堂山祠、兩城山及武陽石闕等石刻畫像，皆傳世已久；但並未引起歷史家的注意。晚近南陽一帶漢墓中，又發現了大批的漢代石刻畫像，始有若干學者開始對石刻畫像作藝術的研究。我以為除了古人的遺物以外，再沒有一種史料比繪畫雕刻更能反映出歷史上的社會之具體的形像。同時，在中國歷史上，也再沒有一個時代比漢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當時現實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來。漢代的石刻畫像都是以銳利的低淺浮雕，用確實的描寫手腕，陰勒或浮凸出它所要描寫的題材。風景樓閣則儼然逼真，人物衣冠則蕭疏欲動；在有些歌舞畫面上所表示的圖像，不僅可以令人看見古人的形像，而且幾乎可以令人聽到古人的聲音。這當然是一種最具體最正確的史料。

例如從石刻畫像中樓閣宮室的構圖，我們便瞭然於桓寬所說的漢代貴人之家「兼併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遊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驚」之語。從石刻畫像中的樂舞圖像，我們便瞭然於仲長統所說的豪人之室，「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之語。看侏儒舞的畫像，則〈徐樂傳〉所謂「帷幄之私，俳優侏儒之笑」如在目前；看戲獸的畫像，則張衡〈西京賦〉所謂「熊虎升而拏攫，猿狖超而高援」之態，躍然紙上；看樂隊的畫像，則流徽鳴鼓，如



聞其音；看戰爭的畫像，則矛挺搏擊，如歷其境。此外，還有許多描寫風俗、記錄傳說、鼓勵道德、宣傳信仰的畫像，不及備舉。總之，這些石刻畫像假如把它們有系統的搜輯起來，幾乎可以成爲一部繡像的漢代史。

## 五

上述考古學的諸發現，他們不知吹送了多少新生命到紀傳體的秦漢史之中。由於這些新的史料之發現，從前在文獻史料中僅能想像、或不能想像、乃至完全不知道的史實，現在已有若干被具體地顯現出來了。雖然如此，僅僅依靠今日所有的考古資料，還是不能揭發秦漢史中所有的幽隱；因爲這些考古學上的資料雖然大部分足以資爲秦漢史一般的說明，其中有若干仍有著地方的局限性。如果要把全部的秦漢史從紙上浮凸起來，除非從地層中射出更大的光輝。

著者在本書中，曾努力於考古學的資料之應用。但以考古學發現過於貧乏，在沒有考古學資料可以應用的地方，仍然不能不從文獻的史料中去尋找說明。本書凡四十五萬字，附地圖二十幅，插圖五十幅，著作的體例，和第一卷完全相同。地圖和插圖，承畫家廖冰兄模繪，這是我應該致謝的。又本書插圖，有一部分，係模繪漢代石刻畫像；另一部分，係模繪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中的插圖，在插圖下面不再註明。

一年以來，總算又通過了四百餘年的歷史行程，完成了秦漢史的寫作。但我的路程，還是非常遙遠。有些讀者已經在耽心本書的全部工程，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成，我自己也這樣想；但我